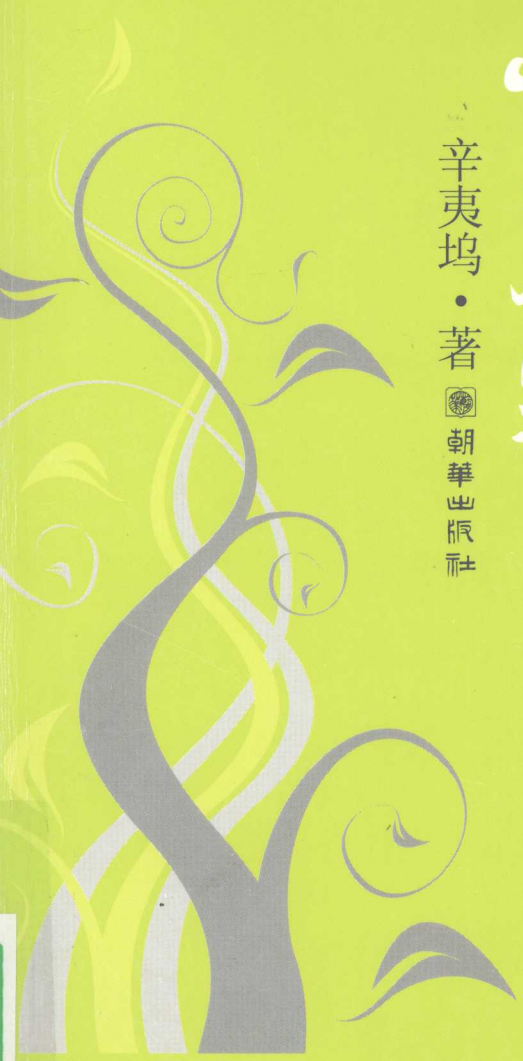


山月不知  
心底事

辛夷坞·著




朝華出版社



山月不知  
心底事

辛夷坞 · 著  
朝華出版社





山月不知心底事 下

- 第三十二章 带头的竟然是滕俊 / 237
- 第三十三章 残忍的机会 / 246
- 第三十四章 江源不破不立 / 256
- 第三十五章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 265
- 第三十六章 夜会 / 271
- 第三十七章 向远遭遇意外惊魂 / 280
- 第三十八章 夫妻弥合 / 286
- 第三十九章 谁欠了谁的心事 / 293
- 第四十章 一颗心飞走了 / 300
- 第四十一章 巧合的「长寿平安」 / 307
- 第四十二章 究竟是谁变了 / 312
- 第四十三章 江源从高处坠落 / 319
- 第四十四章 残局总要有有人收拾 / 326
- 第四十五章 莫家的奇特考验 / 333
- 第四十六章 死亡可以战胜一切 / 340
- 第四十七章 在回忆中老去 / 346



目录



## 目 录

- 第四十八章 阳光下向远将心凉透 / 354
- 第四十九章 贺人生无奈 / 361
- 第五十章 看不见的黑手 / 367
- 第五十一章 噩梦无涯 / 375
- 第五十二章 真凶露脸 / 381
- 第五十三章 让秘密沉入海底 / 389
- 第五十四章 梦醒簟凉 / 399
- 第五十五章 陈杰的底牌 / 408
- 第五十六章 叶昀是枕畔晨光吗 / 414
- 第五十七章 一切皆是执念 / 422
- 第五十八章 报应到了 / 429
- 第五十九章 逃亡终结 / 436
- 第六十章 姐妹永别 / 443
- 第六十一章 命运和叶昀开了一场玩笑 / 450
- 第六十二章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日出吗 / 456
- 番外 我很幸福 / 463



山月不知  
心底事



带头的竟然是滕俊  
第三十二章

向远笑道：“我哪里是赵敏，咬你的人又不是我。真要让我恨得牙痒痒的时候，就不止是咬你一口那么简单了。”

向远回到叶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公司刚接了一个云南的紧急工程，利润很高，交货期也迫在眉睫，技术部门和生产部门都在加班加点，下面的生产车间更是机器日夜不停。她一贯如此，要求手下的人加班，自己也绝不懈怠。

车开到院子的铁门外，向远打了打灯，却迟迟不见杨阿姨走出来开门，只得自己下了车，找出包里的钥匙，插进略显锈蚀的铁门锁孔里。

倒车的时候，从后视镜中看，夜灯照亮的小楼更显斑驳。房子老了，就连保姆也是如此。向远不止一次建议过叶蹇泽搬出去住，现在二老都长期不住在家里，叶昀暑假都以打工为由，和同学一起在外面租房子住，叶灵在向远和叶蹇泽婚后不久，就被悄悄送到了另一个城市的一家私人疗养院，在那里，她远离了不想看到的人和事，得到了更周全的照顾，据说身体状况反而好了。这么一来，偌大的房子，其实就住了向远夫妇俩，再加上一个提前享受退休待遇的杨阿姨。

叶家在外面并非没有别的房产，向远也在婚后自己买进了中心商务区的一套四房的公寓，即使一家老小都聚在一起，也未必住不下。那些地方都远比叶

家老房子所在的旧城区配套完善，交通便利，生活环境也更理想。不像这老宅子，偏于一隅，水电、天然气、下水管道，什么设施都是陈旧的，三天两头出现故障。不方便还是其次，维持整个房子的日常开销所用的成本远超过合理的范畴。还有杨阿姨，她现在过的日子比这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要悠闲，而只需用她薪水的三分之一，就能找到一个好的钟点工，把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向远想，还不如给她一笔合理的费用，让她回家跟儿女安度晚年。

以上种种，叶骞泽心里也是有数的，可是他面对向远有理有据的分析和建议，通常是含糊地笑笑，他不愿意反驳妻子，但却用自己的方式在坚持着。有时向远恼了，他才抱着她低声劝道：“老房子有老房子的好处，我们还在这里，这家里的人离开得久了，想回来的时候至少灯是亮的。”

向远摇头，却不再坚持己见让他为难。她其实知道，所有旧物的珍贵之处不是它本身，而是附在它上面的回忆的魂魄。她不爱这里，或者包括叶昀不爱这里，不正是因为这里没有他们希望的回忆吗？她念念不忘的，不也一样有朦胧的山月？只不过她习惯朝前看，骞泽却喜欢回头望。人太念旧终究是种坏习惯，但既然她珍惜自己的记忆，也该尊重他的。

向远穿过许久没有修剪的草坪，开门入内，杨阿姨果然在一楼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剧，见到向远的身影，勉强起身问了一声：“回来了？吃过了吧？”

向远嫁入叶家后，杨阿姨对她称呼的改变颇有些为难，想叫叶太太吧，医院里还有个叶太太，叫少奶奶吧，又不是拍电视剧，况且现在这种称呼已经少了，令人听得心里别扭。有一段时间杨阿姨就叫“小叶太太”，没叫几声，便被向远制止了。“什么小叶太太，以后叶昀结婚了，你还得称呼一个小小叶太太？原本怎么叫，就还怎么叫，大家都听得舒畅。”

可是杨阿姨那声“向远”毕竟不敢叫出口，虽然她对叶骞泽、叶灵和叶昀兄妹几个都习惯了直呼其名，虽然向远很少使唤她做事，可杨阿姨心里就是怵她，所以大多数时候直接把称呼给省略了。

就连叶骞泽也私下和向远开玩笑，“这个家里，杨阿姨最怕你。有一次我见她在厨房吃饼干，正好你走过，她吓得想也不想，就把剩下的半片饼干往口袋里揣。我就问她，向远说过不能吃饼干吗？她说这倒没有，但一见你就发慌。你说，你啊你啊，让我怎么说呢？”向远就笑，“我当她菩萨一样供着，她怕我干什么？我怎么了，你难道也怕我？”他附在她耳边说：“我怕你不理我。”

此时向远“嗯”了一声，换鞋径直上楼，走到一半又停下来，对继续沉迷在电视剧情节里的老保姆说：“对了，杨阿姨，院子里的草长得实在太高，

你剪不了，就打个电话叫人来吧，别让路过的人看了以为这里是文物遗址。”

她说完继续快步走上阶梯，懒得猜度楼下的人是否腹中暗诽。过去叶昀曾经因为无意间听到杨阿姨偷偷说向远是乡下人而老大不快，对此，向远就无所谓得多，她本来就是乡下人出身，这有什么？何必跟个糊涂人计较。

叶骞泽开会需要三天，这才是第二天。以往忙碌的人是向远，现在她回到家，房是空的，反倒有些不习惯。她洗过了澡，头发还没干透，就趴在床上再不想动弹，没过几分钟，意识渐渐模糊。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失眠，对向远而言，忙碌就是最有效的催眠药。

这个时候，向远仿佛感觉到床微微一颤，然后就察觉有一双手将她半干的头发拢到一边。她心中一惊，正待有所反应，那双小心拿开她头发的手就开始轻柔地按压着她的肩膀和脖子，这手的温度太过熟悉，以至于她不用回头，便已知道它属于谁。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向远闭上眼睛。

叶骞泽在身后说：“回来一阵了，刚才在书房，听到你车子的声音了，怎么，杨阿姨没告诉你？”

“她啊，她忙着看电视。”

他的力度总是恰到好处，如同她心中的渴望应运而生。向远绷紧的肩背逐渐放松，满足地舒了口气，她觉得这样真好，都忘记了先前那么累是为了什么。

“说是开会，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差点吓我一跳。”她抬手覆在叶骞泽游动着的手背上，他的轻按于是慢慢变成了温柔的摩挲。

“回来得早了不好吗？”叶骞泽说话间，慢慢侧躺到向远的身旁，呼吸暖着向远的脖子，向远于是动了动，以手支头看着他。他已经换上了家里的衣服，洗去了出差的舟车劳顿，神清气爽，只是眼下有淡淡的青色。向远伸出另一只手的食指抚摸他的眼下，这个她魂牵梦萦，不顾一切将身嫁与的男人，还是和从前一样善良温存，然而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最柔软的眼神里也掩不住心事重重。

向远的指尖微凉，叶骞泽笑着避开，握住了她不安分的手，而向远却在这个时候发现，他手背靠近虎口的位置，赫然有一个月牙形的伤痕，一如人的牙印，颇有些可怖。

“这是怎么了？”向远露出惊愕的表情，翻身拿起他的手细细看个究竟。她的手指按压在伤口上，“疼吗？”

叶骞泽难以察觉地一抖，语气却无比平和，“没事，开会中场休息的时候，

看到酒店里有一个小孩，长得怪可爱的，就逗了他一下，没想到那孩子凶得很，用力咬了我一口。伤口看起来可怕，其实没什么，在酒店里已经叫医生处理过了。”他说着，用另一只手抚摸向远的头发，似乎在感叹，“看来我和孩子暂时还没有缘分。”

叶骞泽爱孩子，向远一直都知道，可是江源现在正处于最关键的发展时期，她没时间也没有精力十月怀胎，去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好在叶骞泽也体谅，从来没有为难过她，只是心中遗憾难免。

向远含笑看着他的眼睛，道：“这孩子真可怕，你要是不说，我差点都以为是个疯子咬的了。”见他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张无忌手上不也有这么一个牙印吗？”

“我是张无忌，那你不就成了赵敏？”叶骞泽也被她逗笑了。

“又错了。”向远作势，将他带伤的手轻轻摔开，眼神似怒还笑，“我哪里是赵敏，咬你的人又不是我。真要让我恨得牙痒痒的时候，就不止是咬你一口那么简单了。”

叶骞泽闻言，微微一笑，说话的时候声音已模糊在她唇边，“那你吃了我吧，芷若。”

向远闭上了眼睛，动情间，床头手机一阵蜂鸣，好不扫兴。叶骞泽和她额头相抵，喃喃道：“要接吗？暂时听不见好吗？”

向远轻笑，眼波流转，然而那来电却不肯放过她，锲而不舍地震动着，仿佛有个惊恐的灵魂藏在手机里，着急着呼之欲出。

“去吧，那么晚了，看看有什么事。”叶骞泽苦笑，无奈地松开她。向远蜻蜓点水般在他唇际轻点了一下，“等我，很快。”

她灵活地扭身抓住电话，脸上红晕未散，喂的一声，声音还带着笑意，“李副总，怎么了？”

叶骞泽也撑起身子，专注地看着接电话的妻子。向远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并不怎么搭腔，片刻之后，笑意散尽，脸色换上了少有的凝重。

“你稳住他们，别让任何人再横生枝节，也别让外人混进来，我马上赶去。”

她说完立刻跳下床，二话不说就开始换上外出的衣服。

“怎么了？”叶骞泽从她的神情里也看出必定是出事了。

向远边系扣子边道：“李副总说，夜班的那帮工人打起来了，一边是你们江源那帮本地祖宗，一边是湖南人，都操着家伙。上百个人在车间拼命，已经倒了好几个，劝都劝不住。”



“怎么会这样？”叶骞泽眉头紧皱，赶紧也起身换装，“我跟你一块儿去，李副总都劝不住，你一个女人，要是不小心伤了该怎么办？”

“不，骞泽，你赶紧去找找你在报社的那个同学，李副总说现场有拿相机的，这事要传出去可不好，我们分头行动。”

她说完，随手把头发一挽，抱了抱身体微凉的叶骞泽，迅速抓起手机和钥匙跑下楼。

向远赶到公司的时候，叶秉文的车已经停在了那里。向远心里暗叹，好事不要指望他，但遇到麻烦时，他比谁都快。她不敢奢求叶秉文救火，只盼他在这时候不要再火上浇油。

下车的时候，保卫科长和办公室主任已经等候在那里。向远接过他们递来的安全帽，无心废话，即刻往事发现场走。

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中年男人，亦步亦趋地跟在向远身后，汇报着这场意外的起因和到目前为止的情况。他们也一样接到了车间当班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只知道原先是一个固定工身份的机台长和一个湖南籍临时工不知何故起了口角，各自的熟人纷纷来劝，最后不知道为了什么，不但旁人的劝说没有起到作用，反倒两边各成一派，操起家伙打成了一团。李副总赶到后，凭借着他在车间的威信，斗殴是暂时停止了，但两边的人依旧相互谩骂，互不相让，场面依旧在混乱中僵持着。

说话间，钢构架车间已经在前方。不用任何人指路，向远知道只需朝着人声沸腾的地方去，必然就是风暴的中心了。

随着她走近，那些围成一圈的人自动让出了一条仅容一人经过的小道。向远面无表情地走到圈子的中心，李副总、叶秉文，以及当晚值班的一些中层人员都在，地上或躺或坐着几个受伤的人，不是头破了，就是胳膊、大腿挂了彩，显然是从睡梦中赶来的厂医蹲在那里，忙得一头的汗水。

看见向远出现，李副总松了口气，但四周相持的两群人依旧怒目相视，甚至一度稍稍平静下来的气氛，随着当权者的到来而再度微妙地紧张了起来。

叶秉文拍拍衣袖上不知什么时候沾染的铁锈屑，环顾四周，指着向远对众人说：“话事的人来了，你们打破了头也没用，谁是谁非，去问她讨个公道吧。”继而面朝向远，“把你盼来可不容易，我回公司来拿点东西，没料到赶上了这出热闹，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谁让我也姓叶呢？厂医我给你叫来了，地上的都是伤势比较严重的，还好没出人命。记者也让人看住了，要

不，看这架势，明天江源大概有机会上晚报新闻了。”

向远看了一眼远处被保卫科副科长制住，一脸愤怒的眼镜男，对叶秉文说了句：“辛苦了，不过这记者未免也来得太快。”

她说罢，招来办公室主任，伏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亲自走到那个记者身边，示意保卫科长放手，责怪道：“来者是客，这点规矩都不懂？平白让别人看笑话！”

说着，她从神情讪讪的保卫科长手里取回了相机，认真检查了一会儿，才笑着转向那揉着胳膊的眼镜男，“下面的人不懂事，您不要见怪，没伤着吧，真不好意思。”她将一缕头发掠到耳后，把相机交还到对方手里的时候，顺便递了张名片。那眼镜男一脸怒色地查看着吃饭的家伙，看了看名片上的内容，有些讶然，“你就是他们说的负责人向远，你……你居然是个女人。不过说实在的，你们江源的待客之道实在不敢恭维，要是相机有损伤，这件事可不能这么算了。”

向远笑容益深，“他们处理的方式不当，您别见怪。不过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出于治安和人身安全的考虑，日常进出车间，尤其是零点班的时间，必须凭工作证，并且来访需要登记。其实像你们这些大记者，平时请都请不来，不过他们没见过世面，以为是不怀好意的闲杂人等，所以才过激了。而且，里面出了事，进出管理就不严格了，您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进到车间，一不留神要是出了什么事，江源哪里赔得起。”

眼镜男哼笑一声，“我也是接到电话爆料，这么多人聚众斗殴，不是件小事，你们以为扣住了我的相机，就没事了吗？”

“这帮工人开玩笑过了火，确实不应该，不过您这么晚了还赶过来，也实在是辛苦，大家讨一口饭吃都不容易。现在照片也拍了，情况也稳定下来了，要不这样，天气冷，就让我们办公室张主任陪您到会客室坐坐，喝杯茶，顺便看看这相机在‘看不见’的地方有没有磕着碰着，该赔的我们一定赔。”

无须向远再打眼色，见惯世面的办公室主任立刻应景地走上前，好说歹说把那名记者请离了现场。向远待他走远，脸上那丝嫌恶的神情依然藏得很好。大家心知肚明，只要他肯妥协离开，何愁没有东西封住他的口。

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向远这才走回李副总身边，低声问道：“到底怎么回事？谁起的头？”

李副总皱眉，同样报以低语，“只知道一开始有人起了争执，但是后来一些今晚不上班的人都赶过来了，想必两边都有人在牵头，不过不管怎么问，都

不肯说。”

向远半蹲下去，看了看被打破头的那人的伤口，和厂医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说：“该送医院还得送医院，冯医生，让张主任给你派辆车，严重的这几个先送到医院检查检查。只要他们在医院别再捅娄子，别乱说话，该付的费用公司先付着，有什么事过后再说。这些伤可大可小，落了一辈子的残疾可不好。”她的声音不大不小，似乎在跟冯医生说，又似乎不是。

说完，她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打量着剑拔弩张的两群人，站在前头的都是些熟悉面孔，有几个手上仍没有放下就地取材的武器——圆钢。

“你们想干什么？”向远不疾不徐地指着车间墙壁上的公司规程，“看来平时制度和规定都是白学了，这墙上挂着的都是装饰用品？要打架也可以，先脱了这身工作服，走出江源的大门，打得天昏地暗都没关系。不过江源没有这种持械斗殴的员工，再不放下家伙，通通给我走人。”

四周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哐当一声，率先放下武器的是那几个带头的固定老员工，他们自知被辞退的可能远小于那些临时工，压力没那么大，自然也不愿继续扛着。为首的一个还嚷道：“向总，是他们先动手的，打伤了我们好几个人。”

叶秉文也适时道：“向远，我早想说你平时过于纵容这帮湖南佬，现在好了，动不动就操家伙，简直太野蛮了，这车间还有没有规矩？”

向远还来不及开口，那帮湖南劳工已经群情激愤，好几个人都在嚷着“大不了不干了，也要讨个说法”。

向远上前几步，朝那些持钢条的伸出了手，平静地说：“把它给我……通通都给我！这些材料不用钱来买吗？堆在这里是给你们打破别人的头用的？你们把他们打死了，明天日子就会好过？谁没有父母妻儿，这一棍子打下去，被打的和打人的一家都得喝西北风去……听我的，先把东西放下。闹了一晚上，够了，就算你们有理在先，再不放手，也成了理亏。”

“向总小心。”李副总捏了把冷汗，向远却试探着轻轻夺下了前头一人手上的圆钢。他抓得比她意料中的更松，向远把它慢慢放到地上，冷眼看着其余几人戒备地把家伙放到了脚边。

“谁是谁非，公司会弄个清楚，不会冤枉了谁，也不会放过不该放过的，总之会给你们一个说法。今天晚上，零点班暂停，你们各自回去，不过带头闹事的得留下来。”

“没有谁带头，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湖南劳工这边有人喊了一声，几十个

人俨然同仇敌忾的模样。向远微微一笑，看着另一边的本地人，“我猜你们也一定同样团结，对吗？”

她对李副总无奈地笑了笑，又转向所有的人，“江源的规矩，白纸黑字，大家都清楚，打架是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可是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没有错，谁会看着自己的老乡伙伴受欺负而无动于衷？一时冲动，跟着大家头脑发热，也是常有的事。像这种情况，我不怪你们，公司也可以体谅这一点。但凡事必有带头的、点火的人，这才是惹是生非的根源。你们犯得着要为这少数几个人，一起背黑锅走人吗？况且，你们不说，对方难道就不说？那么多双眼睛看着，还怕查不出来吗？别说不给你们机会，找出那个带头闹事的，其他人就算了，否则，等到过后一个一个地算账，谁也占不着便宜。”

李副总对着窃窃私语的那帮本地人说：“别以为公司不敢拿你们怎么样，有重大违纪情况的，不管签了什么合同都得给我走人！”

那帮人沉默了一会儿，依旧没有人出声，但是各自脚步都在悄悄地转变阵营，最后一个被孤立凸显在人群中的，俨然是一个年近五十、神情尴尬的中年男人。

向远做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冯师傅，原来是您。”

那个被称作冯师傅的男人脸膛泛起异样的赤红，竟像是出工前喝了不少酒。他这个时候虽恼怒，倒也不胆怯，上前一步，声如洪钟，“我就是来教训一下这帮外地佬，怎么样！要不他们迟早骑到我们头上撒尿。他们算什么，我当年跟着叶董，十几个人三台机器创业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刨食！小李，你敢说你不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

李副总顿时一阵难堪。向远知道这个冯师傅说的想必不假，点了点头，“冯师傅这些年的确劳苦功高，但江源何尝亏待过您老人家？如果不是叶董念旧情，您哪能每天三杯两盏小酒下肚，抱着手看着这帮外地佬干得死去活来，自己就等着安享天年？李副总是您徒弟这点不假，不过还好冯师傅有所保留，这手打架的功夫没来得及传授给徒弟。”

她不想再去那张变色的老脸，面对着那些工作服明显要比本地人破烂的湖南工人，叹了口气，“你们这边是谁，不肯说？出来谋生，找份工作不容易，真想一起收拾包袱回老家吗？”

谁都没有动，但是越来越多人低下了头。

“你们中的谁，既然有胆量为同乡出头，何苦还让同伴给你背黑锅呢？”

她在一片寂静中等待了几秒钟，然后如愿地在人群里听到了一个年轻的声音。

“是我，是我带的头！”

向远目不转睛地看着人群中走出来的年轻人，眯了眯眼睛，心里一阵说不出的滋味，“居然是你，滕俊。”



残忍的机会  
第三十三章

舍得弃子，才能活局。

“居然是你。”

向远把滕俊单独叫到了办公室，她靠在椅背上，看着站在办公桌不远处的滕俊，脸上看不出喜怒。

滕俊低着头，一下一下地扯着沾染了油污的工作服衣袖，沉默而无措，哪里还像个聚众斗殴的领头人。他既不申辩，也不求情，似乎在等待着向远的判定。

然而许久之后，向远才又问了一句：“滕俊，为什么是你？”

滕俊抬起头，有一瞬间，无法确定向远眼里一闪而过的异样表情是否是痛心。

向远暗里叹了口气，有一度，很努力地说服了自己：向遥虽糊涂，但至少没有跟下三烂的人混在一起，这个叫滕俊的男孩是个踏实而本分的人，他对向遥也确实真心实意的好。

她过去并不看好滕俊和向遥这一对，因为觉得向遥未必真心想跟滕俊在一起，不过是孩子气的胡闹，想借滕俊来气气向远，还有叶昀。向远怕向遥拿自己的感情当儿戏，到头来，别人不在乎，吃亏受罪的是她自己。可是这一段时间的冷眼旁观，向远竟然越来越觉得，如果向遥真的选择了滕俊，倒也不是一件太糟糕的事，至少滕俊的温厚老实，恰恰可以包容向遥的敏感任性。

没错，滕俊那时只是个小小的门卫，毫无出息，就算在江源，也处在员工

的最底层，向遥跟了他，势必过不上优渥安逸的日子——向远苦过，曾经对自己发誓，绝不会让当年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重复，当然也不能让自己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受苦。向遥再怎么跟她斗气，跟她过不去，她都有责任安排好这个妹妹的生活，才能向地底下的父母交代。然而现在的向远，已经完全有能力改变滕俊的境遇。

所以，在培训名额已满的情况下，向远特意要求人事部安排滕俊参加焊工培训，与其说她给了这个男孩一个机会，不如说她是给了自己一个安心的理由，也给了他一次小小的考验：如果通过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从未接触过电焊操作的滕俊通不过上岗考试，那就证明他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不值得为他花费心思。

好在滕俊的勤奋刻苦总算没有让向远失望。向远让他成为江源最炙手可热的焊工，继而又让他做了班长，这在外地合同工里即使说不上是独一无二，也算是个特例。为此叶秉文之流明里暗里没少表达过不满，甚至背地里谩骂她为了自己的妹妹看上的一个小白脸而坏了江源的规矩。这些向远心中有数，可她都充耳不闻。她一贯识人极准，自认不会看错滕俊，滕俊或许没有办法如他堂兄一样聪明能干，成为向远的臂膀，但他的人品和做事的态度都让向远放心，只要他踏踏实实地干好自己分内的活儿，都算不枉费向远的一番心思。即使他和向遥成不了，给他一个好的前程，也可以看作是向远犒赏滕云的一种方式。

可以说，当向远质问是谁带头打架，滕俊应声从人堆里走出来的时候，向远的脸上无异于挨了一记不轻不重的耳光。

滕俊向来在向远面前有些胆怯，他避开向远的视线，说：“对不起向总，我……我给你添麻烦了，可是我实在受不了那些人了，大家都是人，都干一样的活儿，为什么他们得到的远比我们多，好像还高人一等？这……这实在太不公平！”

向远冷笑，“世上哪来绝对的公平？你来江源也不是一天两天，有些事情早在你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那些人即使有不是，难道你跟他们打一架，就世界大同了吗？”

滕俊说：“以前我总以为，只要踏踏实实地干活，本本分分地做人，就能够活出个人样，现在才知道，根本就不是这样。向总你也是知道的吧，现在车间里，每一个班都有几个固定工，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名义上大家一起干活儿，完成的定额全班平分，但是哪个班里累死累活的不是那帮外地合同工？那些固定工呢，就知道在旁边摸鱼偷懒，还指手画脚。这有什么办法，我们不干

活儿就得滚蛋，可他们不用担心，他们不靠定额也不会饿死。好，你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我们也一直都在忍，谁让咱不走运，没他们的机遇，千里迢迢到这里只要能讨口饭吃，多干少拿也就算了，可他们明明已经得了便宜，为什么还要欺负人？”

也许滕俊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原本的不自在和胆怯正在慢慢被他心中的义愤取代。向远知道，他不是个好斗的人，必是那帮不争气的元老做了什么出格的事，点燃了这帮外地劳工长期累积的不满。

“二班开吊车的陈柱，我的老乡，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算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二班有两个吊车司机，可什么活儿不是他在干？有他在，另外一个本地司机压根儿就没上过晚班。陈柱也算在公司干了差不多十年，一个人养全家老小。今晚上早些时候，他家里来人了，说他老娘在他租的棚屋里发了病，让他赶紧回去看看。陈柱当时从吊车上下来，赶紧跑去找他们班长，想请一个晚上的假，既然生产那么忙，他问班长能不能打电话让另外一个吊车司机顶顶他。结果呢，他们班冯班长在分工房里跟我们的一个焊工在喝酒吃花生米，不肯批假，也不愿意打电话叫人来顶班也就算了，还把陈柱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什么外地人就是奸猾，想着法子偷懒……谁没有爹娘老子，但凡是是个有良心的人，谁愿意拿老娘的安危来说笑？陈柱当时急昏了头，就提高嗓门和他们班长理论了两句，就为了这两句，那个姓冯的劈头盖脸就骂个没完，从分工房一路骂到车间还不罢休。他是多喝了两杯，不过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他拿我们当人看过吗？他们这些本地的大老爷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人看！”

“所以你就带头打了他？”

“我没打他！”滕俊捏紧了拳头，“他叫骂到车间里，还一直发着酒疯推搡陈柱，陈柱受气受惯了，就知道赔不是，连手都不敢还一下。我们在旁边的人都觉得看不下去，当时我离他们最近，见那姓冯的推陈柱的力气实在太狠，就帮陈柱挡了一下。我哪知道他叫得跟疯狗似的，实际上就是一只软脚虾，我都没想过伤他，他自己站不稳，绊到地上的钢筋摔了一跤，一站起来，什么话也不说，抡起根钢条就朝我和陈柱打。手指粗的一根圆钢啊，以他那玩命的力度，打到要害地方是能要人命的。我起初就知道躲，旁边的那些固定工都在看好戏，他们嘴上说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对姓冯的喊：打死这帮外地佬！只要是个人，都不能任他这样欺负，难道要像条狗一样被他追着打？我才刚捡起一条角钢招架几下，他们那伙人就一起围了上来。”

滕俊说着，愤然在向远面前卷起了工作服的衣袖，手臂上的淤青红痕触目



惊心。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他们打的。别以为我们平时忍气吞声惯了，就会任他们欺负。他们实在太过分了，那帮湖南老乡哪个不是气得眼睛发红。狗急了跳墙，耗子急了还咬人，真要拼命，那么那帮只知道喝酒的老东西打得过我们吗？打架是我挑起的，但我没有召集谁，那些老乡都是气不过才上来帮忙的，况且我们只是自卫还手。要说受伤，我们这边受伤的还少吗？只不过没有像他们一样装模作样哼哼唧唧罢了。”

“这么说还要多谢你手下留情？”

“反正我没错，我没故意招惹谁，也没有伤害谁，更没想到最后会那么多人打成一片。我知道你不一定会相信，那也不要紧，反正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

向远苦笑，“不，我信。”但是她一个人相信就足够的吗？“你说你没错？你的莽撞就是大错特错。事情本来就不是因你而起，你跑出来替人强出头，可是到了找人背黑锅的时候，别人都不出声，就连那个什么陈柱也不知道躲哪里去了，你充什么英雄？”

“可我也不能让别人给我背黑锅啊，那些老乡都是为了帮我。”滕俊发泄了一通，一番慷慨陈词在向远的一盆冷水下顿时没了气势，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下去，但坚持的东西依然没变。

“你以为你一个人委屈，可以挑动上百个人为你打架拼命？你以为你是谁？这帮本地人和你的一群老乡之间早有积怨，只不过平时没找到宣泄口，正好你这个傻瓜站出来，他们冲上去打破了头都事出有因了。他们心里都明白着呢，上百个人打群架，谁也搞不清谁打了谁，公司也不可能一概处分，这时候，谁强出头谁就是炮灰，好了，这下好了，你真给你哥哥长脸，真给我长脸！”

“我不信……”

向远还来不及说话，向遥匆匆推门进来，一把抓住滕俊的手，“阿俊，你没伤着吧？”

滕俊被向遥的手按到伤处，咧了咧嘴，脸上却是开心的，他大概之前都没想到向遥会这么关心他。今晚向遥不当班，她是听到消息特地赶来公司的吗？

向远让转椅微微侧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欣赏他们的小儿女情态。

最后是向遥主动叫了她一声：“向远，我都听说了，你……你不会为难他的，是吗？”

向远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妹妹用这么柔软的声音这么低的姿态对她说